



## 【祭】



陳雅均 492012184

開始終日端在宜真宿舍交誼廳的沙發上，是在上次車禍我恢復了意識之後。交誼廳人來人往，有睡眠惺忪、慌慌張張從宿舍裡奪門而出，連頭髮都還來不及梳好的女生們；有的則隨時都鐵著一張臉，彷彿全世界都欠他錢似的；有的總是笑咪咪像個樂天的傻姑娘；更有每晚拎著宵夜苦候的男孩們，觀察往來的人們走是件頗有趣的事情，我總愛從人們一早的衣著來幻想他們一整天的作息，從人們歸來時的表情猜想他們一天中發生的事。就好比一早穿迷你裙出門的女孩吧，我可能要幻想他今天要和男孩約會，卻在路上差點跌倒走光，幸好男孩救了他。但女孩若是怒容滿面的回宿舍，那我則要猜想那男的肯定沒救她，說不定還嘲笑她。諸如此類，我的日子就這麼毫無變化、卻又充滿新意地過著。

偶爾我也會在悠閒的午後緩緩飄出宜真宿舍，到織品系大樓內的咖啡機去沖杯咖啡，也順便欣賞欣賞那顯眼驕傲的玻璃櫥窗內，模特兒身上那幾件時尚的衣服，再緩緩帶著冒著熱氣的咖啡飄到小倫敦，找個面對人群的位置坐下來，伴著濃郁咖啡香的風將樹吹的沙沙作響，我安靜的嗅著、聽著、感受著……我仍然在觀察人群。

其實，人們獨自一人走在街上時，多是匆忙而表情冰冷的。九月，秋老虎正是兇猛，開學的季節還是熱的叫人坐立難安。在宜真宿舍裡，年復一年，看著搬進來的人又搬了出去，相同的人，卻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神情。有多少白淨清純的天真小女孩在這樣的季節搬進了宿舍，他們多半對接下來的生活充滿了期待與幻想，熱情與信心，那一對對彷彿燃著炙熱火焰的眸子裡，訴盡了初次脫離升學的束縛、迫切想蛻出稚氣的殼，翩然舞出一片天空的女人的心情。又有多少多了點成熟味道的女生們，在這樣的季節搬出了宿舍，眼神也許空洞、也許茫然、又也許堅定而有自信……但多半，多半都不再熱情、不在期盼……。

好幾次，我都想問問那些忙進忙出為了搬行李而一身香汗的女孩兒們，你們是否想過，在搬出去時，會是怎樣的心情、怎樣的感受？好幾次，我都想問問那些忙進忙出為了搬行李而一身香汗的女人們，你們是否記得，當年的這個季節，搬進宿舍時的雀躍與期待？我常常想提醒她們，不要忘記了，不要忘記那份喜悅與期盼，不要忘記那種熱情與信心，因為這樣的天真，一輩子，是不會出現太多次的…。

一樣的季节，今年，搬進來一個特別引起我注意的女孩子，她並不特別的漂亮或者高挑，也沒有太醒目的打扮，相反的，她穿著簡單大方，氣質清新自然，有著標準新鮮人一貫期待與熱情的眼神，時常紮了束高高的馬尾，走起路來甩呀甩的，顯的特別的有精神、有活力！輕薄的瀏海遮不住兩丸亮晃晃的眸子，滑溜溜的轉阿轉地，透露出藏不住的新鮮感與好奇心。這樣的女孩在大一來說並不算少見，但不知怎麼地，她總多給了我一股熟悉感……。





十月份的風是有點勁兒了，織品系大樓的玻璃櫥窗內的模特兒除了穿著清涼的細肩帶上衣和迷你短裙外，也慢慢多了幾件單薄的小外套，伴著咖啡香的風也漸漸的有了點涼意，來來往往的女生們一個個和櫥窗裡的模特兒有著相同的打扮，再加上單獨行走時的冰冷表情，活像是一具具行走的穿衣標準模型。

那女孩兒自從迎新宿舍回來後，就有個男孩時常在交誼廳裡等著送宵夜。女孩兒總是裝酷不表示心意，但我總能窺見她轉過身後難掩的那一抹羞赧的笑意，這便是所謂的青澀了吧！我依稀記得，那些如今已經搬出宿舍了的女生們，當年，似乎也曾有過這樣熟悉的笑容…。我開始常常在織品系大樓裡泡咖啡時，不經意的遇到那紮著躍動般馬尾的女孩兒，身邊多了個帥氣溫柔的男孩陪伴，他們時常一起在夜裡拿著熱騰騰的咖啡，牽著手一塊兒漫步到小倫敦，找個有樹蔭遮蔽的位置，坐下來，也許聊心事、也許說情話、又也許什麼也不說，只是依偎著…直到宿舍的門禁時間要到了，女孩兒才帶著幸福的神情回房。這樣恬淡的甜蜜，在他們臉上，一覽無遺。

我時常玩味著他們的表情，縱使明白他們聽不見，我還是忍不住要在他們耳畔輕輕的說：「要珍惜啊！這一刻的感覺…不要忘了啊！」十一月，秋，很深很深了。玻璃櫥窗內的模特兒終於褪下清涼誘人的幾片衣裳，換上了飄飄然，彷彿帶有詩意的秋裝。只是怎麼地，路上來往的那些自信的女孩兒們，就是捨不得換下那身清涼的打扮，寧可用肉身來抵擋漸寒的涼風，是在較勁嗎？是要在畢生唯一的一次年輕中，用盡所有的心思與力氣，將她發揮的淋漓盡致嗎？我坐在小倫敦裡望著表情冰冷的人群，忍不住輕笑兩聲。

一樣是悠閒的午後，我緩緩地飄到了織品系大樓，準備如以往般沖杯熱騰騰的咖啡，到小倫敦去蜷窩著，卻在櫥窗前面怔住了一一我看見男孩和一陌生的女人擁抱卸我！我不解地歪著頭凝視著，在終於恍然大悟的下一秒，我勾起無奈的嘴角，沮喪的哼了一聲，相同的劇情，反覆不斷的一再上演，還能有什麼新把戲呢？女孩兒顯然不知情，但我發現她將紮的高高的馬尾放了下來，散落了一肩烏黑的秀髮，一對亮晃晃的眸子也蒙上了一抹淡淡的愁。

我開始在織品系大樓裡沖泡咖啡時只會遇到女孩兒，開始在入夜的小倫敦裡聽見他們爭吵聲，開始在女孩兒倔強的別過頭後窺見她悲傷的淚……。那天，女孩兒在交誼廳裡擁著她的室友嚎啕大哭，哭訴著他如何的被朋友出賣、謠言如何的忌毒中傷、她是怎麼樣的付出信賴、又是怎麼樣的受到欺騙……。我凝視著她，用鼻尖對著鼻尖的距離，定定的看著她參雜著淚水的雙眼，除了絕望、無助與悲傷，我似乎再也看不見其他的了……。

櫥窗裡的模特兒終於穿上厚重華麗的外套。十二月，天，是真的寒了。男孩終究沒能陪女孩兒走完這一季。那個雨天的爭吵過後，女孩兒重重地對男孩的不誠實給了一個耳光的懲罰，濕淋淋的奔回宿舍。令我訝異的是，女孩兒並沒有大哭，而是用一夜的靜默不語來表達對這一段愛情結束的哀悼。路上往來的女生們再也抵不住寒風的刺骨，一個個紛紛穿上了華麗的外套卻又偏偏要不示弱的穿上迷你裙，再搭配昂貴的靴子，標準衣著的模型又再度充斥在街道上，爭奇鬥艷，極盡所能的揮灑年輕…年輕嗎？我在一張張冰冷的表情中，找不到答案。

女孩兒在那次情傷之後，說是為了要撫平朋友與情人的傷害與欺騙，便將一頭黑髮染成了冷艷的紅，自此之後，便再也沒看過她紮起那一束高高的馬尾了。櫥窗裡的衣服模特兒，就這麼靜止在十二月份時的打扮；一個學期，就這靜靜的結束…一直到下學期，女孩兒準備搬出宜真宿舍前，那束紮的高高的馬尾始終沒再出現過，白淨清秀的臉蛋也逐漸打了粉、上了妝，那對眸子也不再亮晃晃地閃著期盼、希望、雀躍的光芒，女孩兒似乎也加入標準衣著模型的行列…在搬出宿舍的那一天，已經幾乎找不回那個活力陽光的年輕女孩兒了…。這樣的故事已經重複了幾遍？入學那年的那場車禍之後，我便窩在女生宿舍，企圖找尋我來不及體驗的青春，卻在一個個類似的故事中，我彷彿找到了既定的公式。



成長，似乎就代表著一種失去，人往往要在接受失去的不會再回來了之後，才能真正的成長。而時間與傷痛，就像是一場成長的祭典，哪裡會有略過祭典而能成長的呢？在宜真的交誼廳裡觀看了無數場的祭典，也許慶幸自己逃過一劫，卻不得不承認，我還是寧可能夠自己走一遭的。

看盡了一段段年輕故事的逝去，我捕捉那些搬出宿舍的女人們遺落在風中的記憶，為自己逝去的青春，悄悄的舉行了一場安靜的祭典……。